

工匠之路

张永健

逐梦

我站在洋浦普瑞华庭公交车站。已经是下午4点了，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，但我等的人一直没有来。此刻，天蓝海阔，阳光灼热，我额头沁出的汗珠汇成“溪流”，沿着脸颊流下来。

就在我拿起电话准备再次催促的时候，一个人急匆匆来到我的身边。

“你就是罗健吧？”我试探地问。

“对对对，我就是罗健。不好意思，工作太忙了。”他的语气里都是歉意，还递过来一瓶矿泉水。

眼前的他，身材不算高大，但很壮实，皮肤黝黑，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。或许是赶路太着急，他一头一脸的汗，身上的工作服也被汗浸透了。

罗健，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设备保障部维修工人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我这次来洋浦带着一个任务，就是采访他。

二

外表朴实敦厚的罗健，不仅不怕苦、能吃苦，还很聪明、善于思考。

没有考上大学，是罗健心里的一个结，但他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。罗健喜欢读书。那时候洋浦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店，罗健就在节假日坐车到省会海口，进了书店一待就是一天。没有多余的钱买书，他就“蹭”书，一本一本看，看到重要的章节就抄下来。罗健最爱看的是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，他有一个业余爱好，就是摆弄些电器。同事邻居，这家的电视机不亮了，他去摆弄摆弄就能看了，那家的煮水壶不热了，他去捣鼓两下又能用了。罗健没有想到，他喜欢且擅长的这门手艺，给他带来了一个机遇：2006年6月，公司特招罗健为港口设备修理工。

从干力气活儿的装卸工人到凭技术吃饭的技术工人，罗健实现了他人生的一次蜕变。

门座式起重机——工人们常简称其为“门机”——是码头港口常见的设备，船舶装卸货全靠它。门机的软件系统和变频器是从外国进口的，这是门机的大脑和心脏。可这样重要的设备，关键技术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，一旦出了故障，就要请外国公司的技术人员来维修，修一次少则花费几万元，多则十几万元。而门机工作的场地偏偏在码头，码头潮湿炎热，精细的门机机电控制部分经常出问题，影响生产。

干了一段时间的设备维修，了解了公司维修设备的成本和困难，罗健心里着急：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掌握这些技术？从此，每当外国工程师来洋浦维修门机故障，罗健总会紧随其后，不离左右。他用眼睛看，用脑子记，牢牢记住人家是怎么操作的。只学操作还不够，还要“知其所以然”。罗健看书找资料，学习软件系统和变频器维修的相关知识。为了看懂外文术语，他又开始学习与之相关的外语。

从不解到解，从不会到会，罗健以他那孜孜以求的决心和恒心，掌握了门机维修的关键技术。那以后，码头上门机机电控制部分的故障，就多是罗健来处理了。

很多人说罗健聪明，但熟悉罗健的人都知道，罗健不单单是聪明，还是一个特别“有心”的人。

在国投洋浦港区码头上，有42根高35米的高杆灯。码头上车来车往、货进货出，夜间和阴天的照明全靠这些灯。过去，码头需要用灯的时候，要安排专人一个一个打开高杆灯。用完了，再一个一个关掉。如果一时疏忽忘记关

了，那就成了“长明灯”，大白天也明晃晃地亮着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无数人无数车在灯下来来回回，视若平常。没有人太在意这些灯的明暗，也没有人太在意这背后有什么问题。

但是，罗健注意到了。

那一天，天气预报说有台风将影响洋浦，罗健负责在台风到来前将高杆灯降下来。在降灯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人说，这些灯真麻烦，每天得有人开关，又不操作，经常坏，还费电。

和几个同事一起忙了9个多小时，42根高杆灯全部放下来了，但罗健的心却放不下来。那无意间听到的话深深刺痛了他：“码头上的高杆灯给大家带来了工作上的不便，给公司造成了用电的浪费，这不就是我的失职吗？”

台风天，狂风暴雨。罗健上不了班去不了码头，但脑子却没闲着。他在心里盘算：码头上共有42根高杆灯，每根高杆灯上有12盏灯，一共就是504盏灯，如果操控不当，运转不良，一年下来要浪费多少度电啊！

罗健再也坐不住了。台风还没完全过去，他就出现在了码头上，把42根高杆灯挨个儿检查了一遍。原来，这些灯的年代久了，控制电路都是老式的，无法做到精准统一地控制，再加上设备老化，维修难度大，所以才有了控制不方便、费电这些问题。

“问题找到了，那是怎么解决的？”我早已被罗健的讲述带入了情境，不禁急切地问。罗健说，这不是一个技术上很难的活儿，也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投入。只见他一脸认真，两只手连比带画：“现在已经有现成的技术设备来更新换代了，只要肯动脑肯动手，是不难的。我买来4G远程网络移动控制器，安装在高杆灯上，利用现代科技把它智能化，实现自动控制、远程管理，出现故障能自动报警，还有能耗自动统计。”

“那现在这些高杆灯是怎么控制的？”我被罗健的解释吸引住了。罗健也显得有些兴奋，脸上露出了笑意：“现在啊？现在是用手机APP远程控制，你就是在外地也能随时开关，想让哪根灯亮，就让哪根灯亮。还有，一根高杆灯上有12盏灯，灯杆哪一边的场地在作业，就开哪边的灯，不用一开就是12盏。”

这项被称为“高杆灯智慧空开升级改造”的硬件改造技术创新，是罗健带领他的团队以不影响码头日常设施维护为前提，在公司的支持下，利用工休时间完成的。工程不算大，但效益可观，每年给公司节省的电费超过100万元。

从2017年到2021年的5年中，罗健工作室完成了29项技术革新和技术创造。大到码头上场桥、门机的自动化改造升级，小到配电箱指示灯的整改，用几万元甚至几十元的低成本投入，换回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回报。这些技术革新和技术创造，既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，也让罗健成为同事们眼中的“能人”、身边的榜样。

三

走在码头坚硬的水泥地上，罗健的双眼总是不停地巡视着码头上的各种设施。有时他会走到一处设备前，这里摸



一下，那里敲一下，再拍一拍，然后离开。经过门机岸桥，他的眼睛从上到下，再从下到上迅速扫过一遍，不时爬上陡峭的铁梯，进入机房查看。这时候的他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神情专注而忘我，仿佛是一位将军在巡视他的千军万马。

初见罗健之后，我又几次专程到洋浦，和罗健先后相处了近10天。到了他日夜挥洒汗水的码头，跟他一起登上几十米高的岸桥，在狭窄的机房里看他工作；还到了他的家，一个被书、电工工具和电子器材堆满的、不像是个家的地方。但我也很想知道，这个看起来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，这个获得过众多荣誉被视为楷模的人，他的心里除了工作还装着些什么？

那天，聊完了工作后我问他：“这些年里，回过几次老家？家里都还好吗？”听到我这样说，罗健愣了一下，声音低了一些：“以前交通不方便，回去一次费用太大。后来工作又太忙，所以很少回去，这些年也就回去过四五次。”

“上次回去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是2022年1月份。我父亲过世了，我一个人赶回老家，住了两天就回来了。想着见上最后一面，还是没见到。”罗健的语气没什么变，但眼神暗淡了许多，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“太忙了，太忙了”。

“妈妈还好吗？”我问。“唉！80多岁了，前年摔了一跤，现在走路都困难。原来她身体很好，还下地干庄稼活呢。现在也干不了了。”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从头到尾罗健没有提到一句难过。但看他的眼睛，听他的声音，我还是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波澜。

罗健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在贵州读硕士，女儿在洋浦读高中，妻子在洋浦一处建筑工地给工人煮饭。罗健说，女儿读高中，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母亲年龄大了，需要有人照顾，妻子上班工作量大，非常辛苦。“我经常想，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，我都应该继续努力，为母亲为家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”说到这里，罗健一脸的柔情。

我静静地看着他。谈论工作时，这个平时很少说话的人几乎滔滔不绝，说到自己的生活和家事，他却有些局促，问一句说一句，没有多余的一句话。

“你想过换个工作吗？”我问。“不走不走，想都没想过。”罗健说，“我在公司30年了，刚到码头的时候，我就是个扛包的装卸工，公司培养了我，国家培养了我，要不哪有我的今天？我也对孩子讲，别看现在家里有些方面条件不好，凭着自己的奋斗，一定会改善的。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多好，国家给了我们海南我们洋浦港那么好的好政策。国家好了，我们会更好。”

30年，在这样漫长的职业生涯中，人们难免会心生懈怠。但罗健的这30年，心无旁骛，执着钻研。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的家：这个家既是那屋顶下并不宽敞的小天地，也是洋浦港码头这片连接着五湖四海的大世界，更是他心里一天天强大起来的国家。“国家好了，我们会更好。”这份浓厚的家国情怀，正是支撑罗健多年来勤奋工作、努力创新的力量。

这个当初来自山村的年轻人，一个当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，在30年的人生道路上，由工人成长为工匠，由“吃大苦流大汗”的装卸工变成企业技术创新的领军人物、新型产业工人的先进代表。罗健走过的道路虽简单朴实，但绝非一马平川。匠心和专注，能将平凡的工作雕琢出耀眼的光彩。罗健的道路，就是中国一个普通工人鲜活生动的励志传奇。

图①为工作中的罗健。张永健摄
图②为洋浦港风光。冯炫枫摄

版式设计：赵偃汝

·遇见·

这天，我再次来到位于四川苍溪县的沙溪浩河。河面在阳光下映照下泛着光，各式石头在河面静静卧着。老黄是沙溪浩河的河长，他走在前面一个劲地说：“这河里的石头，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巡河，也是欣赏这里的石头呢。”

我们沿河水逆流而上，只见清澈的水从石头缝里挤出来，像孩子们笑着唱着，跳跃奔涌。卧在水里，躺在河面的石头，大的或如兵士列阵，或静卧成虎、成牛，小的则依偎在大的身边。石头上还长着绿绿的石菖蒲、牛毛草、鹿角苔，石龙芮开着淡淡的小黄花。河两岸树木林立，藤蔓从树梢垂下，在风中轻摇轻晃。

老黄背着背篓，把挂在河道石头、树枝上的白色垃圾捡起来收好。见我注视着他，老黄笑笑说：“看到白色垃圾覆在这山水上，就觉得浑身难受。几年河长干下来，我最自豪的就是捡走了这些白色垃圾。”

走了一段河道，老黄又带我走进河边的密林。密林里有隐蔽小路，老黄举着木棍，熟悉地走在前面。我猜，这条小路也许就是老黄巡河时走出来的。树林时而稀疏，时而茂密。一块平展的石头上盖着一层厚土，长着密密麻麻的酸酸草，样子可爱极了。一丛铁包金尽情生长，姿态万千，淡红紫黑的果实星辰般点亮密林。

我脚下的皮鞋已经被湿气打湿，走得深一脚、浅一脚，像一个步履不稳的醉汉。老黄回头望着我笑说：“这路走得少吧？”

我尴尬地点点头。老黄站在一棵香樟树下，说：“其实，一条路走久了，也就有感情了。我在这条路上，认识了好多植物。这是小叶黄杨，开淡绿色的花，看，这果实也是淡绿色的。还有那边那个，是铁仔，能治牙疼呢。”我起了兴致，摘了一些铁仔、铁包金握在手里，淡淡的汁液染在手上。

密林深处的鸟声多起来，清脆的，低鸣的，高歌的，此起彼伏，绵延在一起。我们走近一步，鸟儿轰地腾将起来，扑棱棱腾起一层薄薄的薄雾。老黄说：“那一群群小的是黄雀。”黄雀喜欢一群群聚在一起，一只鸟儿声音很小，一群汇在一起，那声音也像一条奔腾的河水。我侧耳细听，那是一种金属碰撞的声音融合了浅浅的颤音，有一种乐声的美妙。

走出密林，迎接我们的是一户老房子。老房子前一棵老香樟树，笔直挺拔，需十多人合抱，树冠宽大蓬勃。走近，一位老人乐呵呵地招呼老黄：“老黄，又在转河坝嘛，快进屋坐坐。”老黄应道：“王老，你好呀！”原来，老人姓王，七十多岁了。老黄话音刚落，香樟树上传来一声：“你——好，你好！”我抬头一看，樟树上有窝八哥鸟，鸟儿通体黑亮，强壮、聪明、嗓门大。老人对着树上的八哥鸟说了一句：“看，把你们忙得哟。”我们哈哈笑起来，爽朗的笑声落入河水流远了。

老人带着我们走进老房子。木结构的老房子，有着岁月的沧桑，石头铺成的院坝干干净净，屋前屋后收拾得清清爽爽。老黄感叹：“这房子住起来安逸！”老人说：“这厕所还是你给我们改好的，屋里又铺上地砖，确实亮堂多了，多亏你老黄呀！”

老黄走到屋后，看了看一体式三格化粪池，笑着说：“这个用起来方便吧，污水不排进沙溪浩河了，家里再也

巡河记

李汀

没有臭水了，一举两得呢。”

老人连连点头：“不是一举两得，是一举多得啊，这沿河的五十多户人家全都学着我改厕了，再不排除污水进河了。你看，现在的沙溪浩河水多干净嘛。”

老黄有些激动：“这就对了，也算我没白转悠。有绿水青山，才有金山银山嘛。”

老人说：“是啊，现在我也不闲着，没事也去河坝转悠，看见河坝的白色垃圾，我也捡了去集中处理。”

老黄幽默道：“这可没有工资啊。”老人哈哈一笑：“这也是一举多得啊。我身体转悠好了，河水也没有污染了。这沿河五十多户人家，看我一把年纪在河里捡垃圾，一个个都不好意思再往河坝倒垃圾了。”

老黄握着老人的手：“还是你的影响力大，我这河长要好好谢谢你呢。”院子角落处，几株红苕花开得正旺，在阳光里很是夺目。院子外，几条狗不声不响地摇晃着尾巴。不远处一辆商务车上下来四五个年轻人，穿红戴绿的。他们下到河坝边，直呼美景，兴奋地举着手机录像、直播。对他们来说，坐在长满石菖蒲的石头上，都是新鲜的体验。他们或坐着或蹲着，阳光镀亮年轻的脸庞。

老人指着那群年轻人，给我们介绍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可好了，直播推荐我们沙溪浩，说这里生态好、风景好，引来好多人游玩呢。村头的小超市生意都火了，老刘头的民宿随时都是住满了的，几家农家乐也是每周末都爆满。这些年轻人还来拍我的老房子，说我们的污水处理做得好呢。”

我被老人说的这一桩桩新事深深吸引。绿水青山间，掩映着一张张清晰的笑容。

一处河滩上，一只翠鸟歇在树枝上，随树枝摇晃着，一低头，一瞬间钻进水潭，叼起一条小鱼，顺着河道飞远了，鱼身上落下的几滴水滴在河面泛起层层涟漪。很快，河水在阳光下恢复了平静。

我对老黄说，下次巡河，还把我带上吧。老黄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知道，我期盼着能与沙溪浩河有更多的故事。



沙溪浩河风光。

车福鸾摄

大地